

苦菜花

冯德英 著

朝内八十八号人文文库 ·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苦菜花

冯德英
||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菜花/冯德英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(朝内166人文文库.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353-3

I. ①苦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3370号

责任编辑 王永洪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90千字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5 插页3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1959年8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53-3
定 价 2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,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,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,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总之,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,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主要人物表

- 母亲——冯仁义的妻子。
- 娟子——全名冯秀娟。母亲的大女儿。共产党员。后为区妇救会长。
- 冯德强——母亲的大儿子。共产党员。八路军于得海团长的警卫员，后转业为县儿童团长。
- 冯德刚——母亲的二儿子。
- 秀子——母亲的二女儿。村儿童团长。
- 冯仁义——母亲的丈夫。共产党员。
- 姜永泉——区委书记。娟子的丈夫。
- 冯德松——母亲的侄子。初为王官庄党支部书记，后担任区长。
- 兰子——德松的妹妹，共产党员。
- 七子——农民。共产党员。
- 王长锁——长工。杏莉母亲的情夫，后两人正式结婚。
- 杏莉母亲——原为汉奸特务王秉芝的妻子。
- 杏莉——王长锁和杏莉母亲的私生女。冯德强的未婚妻。
- 花子——共产党员。后为王官庄的妇救会长。
- 老起——长工。花子的丈夫。
- 四大爷——花子的父亲。
- 老德顺——王官庄的村长。

- 婵子——娟子的姨姐，汉奸杨翻译官的姘头。
- 于得海——八路军某团团长，后为东海区司令员。
- 柳八爷——原为一股流寇式的农民暴动武装的领袖，后为八路军某团收编，担任营长职务，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- 老号长——该团团部号长。
- 于水——于得海的儿子，团政委的警卫员。
- 王东海——八路军某团班长、警卫排长，后提升为连长。花子的未婚夫。
- 马排长——柳八爷部下的排长。
- 纪铁功——八路军某部兵工厂主任。共产党员。
- 赵星梅——纪铁功的未婚妻。区妇救会长。
- 白芸——八路军某团卫生队长。原王官庄小学教员。
- 王唯一——王官庄大地主，汉奸，伪乡长。
- 王柬芝——王唯一的叔伯弟弟，日伪派回王官庄的汉奸特务。
- 王竹——王唯一的儿子。伪军中队长。
- 玉珍——王唯一的女儿。
- 宫少尼——王官庄小学教员，王柬芝手下的汉奸特务。
- 吕锡铅——王官庄小学教员，王柬芝手下的汉奸特务。
- 淑花——王柬芝的小老婆。
- 庞文——日军大队长。
- 杨翻译官——庞文的翻译官。
- 孔江子——伪军分队长。玉珍的情夫。曾投诚过来，后又叛变。

楔 子

在山东昆崙山一带，到处是连绵的山峦，一眼望去，像锯齿牙，又像海洋里起伏不平的波浪。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繁茂稠密的草木，人走进去，连影儿也看不见。

春天，大地从冬寒里苏醒复活过来，被人们砍割过陈旧了的草木茬子，又野性茁壮地抽出了嫩芽。不用人工修培，它们就在风吹雨浇和阳光的抚照下，生长起来。这时，遍野是望不到边的绿海，衬托着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……种种野花卉，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，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，直向人心里钻。无论谁，都会把嘴张大，深深地向里呼吸，像痛饮甘露似的感到陶醉、清爽。

夏天一到，这青山一天一个样，经过烈日的曝晒，骤雨的浇淋，那草木就蹿枝拔节很快地长起来，变得葱茏青黑了。这时，山地里一片青纱帐起，那些狼呀山猫子呀野兔子呀……逍遥自在地活跃在里面，就像鱼儿游在海洋里那样。

到了秋天，几阵凉风，几场大霜，草木枯萎了，但它们成熟了的种子，却随风到处散播，传下了后代。

一场大雪，给山野盖上了被子——过冬了。惟有松柴树不怕寒冷冰雪，依然苍葱地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，随着凛冽的西北风，摇晃着身子，发出尖厉刺耳的呼啸，像是有意在蔑视冬天。人们传说，松树所以四季常青不怕冬，是因为当年唐僧取经时路过山上，急着逃避妖怪的追赶，不小心被松树枝划破了胳膊，松树针上沾了唐僧的血，从此它就长生不老了。

在数不尽的山洼里，山坡上，山麓下，点缀着如同星星一般的村庄。村子的大小不一，有一两家三四家的，有十几家几十家的，

也有少数一百家以上的。村子的周围都长满了树木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只要看到远处一片灰蓬蓬的树林，那就是个村庄了。

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真是一点儿不假。这里的人们一天到晚同山打交道，就连说话也离不了“山”字。他们称打架叫“打山仗”，孩子丢了东西就会告诉母亲：“我满山找也没找到。”母亲责备调皮的孩子，就会喝道：“你满山跑什么呀！”

然而，尽管这么多的山，这么多自然生长出来的财宝，就像这么大的地球上而仍然有人没有立足之地那样，有的人还是没有柴烧。难道说，这荒山还有主吗？奇怪得很，就是有。

那些有权有势的人，任意在肥沃的山地上，繁密的草木中，埋上一块石头，做下一个记号，就可以庄重地宣布：这几个，几十个，甚至几百个几千个山岭，属于他私有了。从此，别人再休想去动一草一木，掘一筐土、搬一块石头。

这就是法律！天经地义的法规啊！

人们苦，苦难的人们啊！

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深山里，用双手在乱石荆棘中开拓求生的每一寸土地。父亲折断了腰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汗，儿子从那双干瘪如柴的手中，接过残缺的镢头，继续着前辈的事业。

这样一代一代经过了许多年岁，才在笔直的巉岩上，开垦出和螺丝纹似的一块一垅的土地。这土地是人们的血汗浸泡而成的！这堤堰是人们的骨头堆砌起来的！

人们像牛马一样地劳动着。赤着双脚，在荒芜嶙峋的山峦上，踏出一条条崎岖的小道。他们用麻袋将粪料一袋一袋扛到地里，用泥罐子提水，浇灌着青苗。这一切都是和浑浊的血汗交融着进行的呀！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孩子很少能见到父亲。因为当他还在睡梦中时，父亲就起身顶着满天星星上山去了，赶晚上父亲伴随着月亮的阴影回来，那时候，抓了一天泥的孩子，早又紧紧地闭上了困乏的小眼睛。可是

劳动所得的果实,却要大部分送给主人,因为这山是人家的呀!

长期痛苦生活的磨难和有权势人的不断迫害,使这些贫苦的人们具有一种能忍受任何不幸的忍耐力,他们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,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来改变的。他们像绵羊一样驯服,像豆腐一样任人摆布。

对于天下大事他们是很少知道,也并不想知道。因为从古至今不管怎么变化,不管哪个派别来,都要纳税交粮,少交一粒也不行。

这里七八个村子为一个乡,人们就知道乡公所是衙门,是决定他们死活的机关。大多数人在受了屈辱和压榨后,就用祖上传留下来的忍受惯了的卑屈性情忍受下来,不敢去告状。他们知道,“衙门口,朝南开,有理无钱莫进来”这句话的意味。他们也看到,有些人在屠刀按到脖子上的时候,绝望地挣扎着向刽子手扑去。可是得到的下场是何等的悲惨!不是家破人亡,妻离子散,就是走这两条路:一是逃到深山野林里,结合一伙同命运的人当“红胡子”^①,专门打劫富豪枪杀仇人;一是奔跑到关东^②去谋生。

被逼上山的“红胡子”一天天地多起来,在人们忠厚善良的心胸中,慢慢地爬上了一个东西:“懒汉争食,好汉争气”啊!这是争气的好汉子!这东西深深埋藏在他们的肺腑里,不易起动。只有抽动了它的导火线,它才会天崩地塌地爆炸。

第 一 章

秋天了。漫山遍野发了黄,是收割庄稼的时节了。今年的雨

① 红胡子——是群众对被迫逃到深山野林中和财主作对的人们的称呼。统治阶级则称他们是土匪。

② 关东——即东北。

水频,这是山地最喜欢的。谷子被饱满坚实的大穗儿压弯了腰,随着微风,一起一伏地荡漾着。

庄稼长得真好啊!可是,人们的心里像铅块一样重。因为日本鬼子占了县城,汉奸、特务、伪保安队经常出来胡作非为,除了地租田赋之外,又加上了什么“维持费”、“保安粮”等苛捐杂税,日子越过越难了!

在山坡上,一块狭长的谷地里,有两个女人,正在割谷子。干枯的谷叶儿,相互摩擦着,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谷根儿带起的尘土,飞扑到她们的眉毛上、头发上。天气还真有些热呢。她们不断用衣袖揩拭额上和流到脸腮上的汗珠,把滑到脸上的散发理到耳后去,也时常交换着一两句话语。但从不停止手中的活计。

割到了地头,她们站起来,其中一个年老的说:

“娟子,歇会儿再割吧!”

“你歇着吧,妈!俺不累。”娟子说着,擦擦额上的汗珠,把掉到胸前来的那根又粗又黑用红头绳扎的结结实实的大辫子,敏捷地甩到身后去,又弯下了腰……

母亲实在是累了,她怜悯爱惜地看着女儿从容的动作,和那已被汗水浸湿贴在前额上的几缕头发,叹了口气,疲倦地坐在堤堰的野草上。她撩起衣襟,擦着汗,扇着风。那堰上的一棵柿子树像伞一样撒开枝叶,从树叶儿间的空隙中透进来的光线,斑斑点点地洒满母亲的全身。

母亲,她今年三十九岁,看上去,倒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。她的个子,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,背稍有点儿驼,稠密的头发,已有些灰蓬蓬的,在那双浓厚的眉毛下,一对大而黑眸的眼睛,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,看得出,在年轻时,她是个美丽而和善的姑娘。现在,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,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,只剩下善良微弱的接近迟钝的柔光,里面像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一样。在她那微厚的嘴唇两旁,像是由于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,而紧闭着

嘴咬着牙不呻吟似的，有两道明显的弯曲的深细皱纹，平时，她的嘴总是这样习惯地闭着。在她的下颚右方，长着一颗豆大的黑痣，像是留给幼儿好找妈妈的标记，也在发着显眼的善良光彩。

歇过一会儿，母亲走出树阴，用手遮着从块块的浮云缝隙射出来的刺眼的阳光，看看太阳快到正南了，该回家吃午饭了。她朝谷地里走去。

已经看不到女儿的影子，她心里说：“就不知道累，看割这么远了。”她顺着女儿割出来的趟子走去。发现女儿的镰刀放在一堆割倒了的谷子上，人却不见了，她就接着头向前割去。……

“她上哪去啦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母亲割了一会儿，一面自语着，一面把自己挑的和女儿挑的谷都捆好，可是还不见娟子的影子。

母亲焦急地向四周巡视一番也没找见，就大声叫道：

“娟——娟子——”

“妈，我在这呢。”娟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突然出现在母亲身后，笑嘻嘻地说。

母亲急忙转过身来，爱惜并略带责备地说：

“看你，上哪儿去啦？天晌了，没看见？”一见女儿头上粘有“草狗子”^①，忙用手给她摘掉。

娟子有些犹豫不安，她看看母亲，带点撒娇地说：

“妈，你先回去好啦。俺，俺还有点事呢！”

“咦！什么事，这么要紧，连饭都不吃啦？”母亲有些吃惊。这时，她才意识到，女儿头上为什么粘上只有乱草丛里才有的草狗子。又忙问道：

“娟子，你才到哪儿去啦，这长时间才回来？！”

母亲话里的怀疑和眼神中的恐惧，在娟子还是第一次遇到，这

^① 草狗子——一种高草梢上长的带刺的种子，一碰到软体东西就粘上去了。

使她更加不安。娟子为不能把一件事表明，而使母亲误会，又难受，又害羞，脸红到耳根，话声也更含糊了。

“妈，我，我没上哪去。”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嘴真笨死了，“妈，刚才是……是德松哥叫我去有点事。妈，以后你就会知道……”娟子说着，头愈来愈低，声音愈来愈小，一只脚无意识地向后搓着土。

“孩子，你今儿是怎么啦？”母亲见女儿的神情，心里愈来愈不好受，“娟子，你有什么事好瞒着妈呀？你，你可要正经……”

“妈！”娟子知道母亲是越想越不对头了，一见她已撩起前襟擦眼睛，忙抓住她的手，心里也不好受起来。她一想，把事情告诉妈妈吧……可不行！她又仰脸望着母亲的脸色，心里镇静一下，轻轻摇着母亲的手，亲爱地说：

“妈，你快不要瞎猜想啦，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？妈，你再说下去可把俺屈死啦，我也要哭了。妈，你相信我，俺做的全是正经事……妈，这以后——不，不多会你就会知道啦。妈，就求你答应我，叫我住会儿再回家吧。妈，行吗？妈，你说行，一定行。妈，你说呀！”

娟子的脸快靠到了母亲的脸上，就像小时叫母亲看看自己脸上有没有脏灰一样。

母亲有些迷惑地看着女儿，眼睛里的泪水在游移不定。她没马上回答娟子的话，轻轻把手放在女儿的肩上，又放在她的前额上，慢慢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，端详着和自己相仿佛的脸型。看，这脸流露出的是多么天真可爱的神情，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满了只有孩子对母亲才有的那种乞求讨饶。母亲想，现在她如果说个不，这脸马上就会像阴了天，那眼睛立时就会滚下泪珠，可是她要点点头，那脸就会笑得和花一样，眼睛就会变成碧清的两池水。母亲的心软了，她微微地点点头，轻声地说：

“去吧。如今世道不安宁，兵荒马乱的，要早点回家。”

女儿的背影一在视线中消失，母亲立刻又紧紧地锁上了眉头。

做母亲的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吗？不，她完全知道，知道得很清楚。女儿是她一口奶一口饭，一把屎一把尿拉大的，形影不离地在自己身边长大的。娟子是个最知道干活的孩子，非常正经，连话都不多说一句，有什么事，从来不瞒着母亲。想到这里，母亲宽慰地舒了口气。可是她的心马上又收紧了。

孩子大了，有什么心事都能说出来吗？这半年她不是有时候夜很深才回家吗？母亲知道娟子是在一个远门侄子——德松家里，同他妹妹兰子一起绣花。可是有时娟子回来讲的一些话，很使母亲纳闷儿。

“妈，你说说，咱们穷人为什么这样苦呢？”娟子望着母亲问，像是好不平似的。

“那是咱的命不好呀！”母亲不在意地愁悒悒地答道。

“妈，这不对。妈，你再说穷人多财主多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，自然是穷人多。咱村不也是吗？”

“那为什么多数人受少数人的欺呢？”

母亲随便支吾了几句。她不明白，女儿为什么提出这些很少有人问的事。

更使母亲难忘的，有一天晚上，娟子深夜回来，没一点儿睡意，脸上流露出少有的喜色，凑近母亲耳旁，悄声说：

“妈，你说像王唯一这样的人，该杀不该杀？”

母亲对女儿这个问话感到很惊讶，可是一想起往事，使她顾不得去管女儿为什么这样问，只是愁苦地叹口气说：

“那么你大爷一家是该死的吗？唉，会有那么一天？！”

“妈，会有。会来到的！”娟子很有把握地说。

母亲想前想后，心里有些明白，可又有些糊涂。她不自觉地又抬眼望望女儿去的地方，那儿是一望无际的在秋风中翻腾的山草和树木，一点儿别的动静也没有。她像为女儿的事放了心，可又像

有一种更大的不安情绪在压迫着她，使她觉得心里更加沉重了。

母亲看看天，天上大块的白云，在慢慢聚集起来，转变成黑色。一阵秋风从山头刮来，刮得那谷叶儿和母亲的头发一起飘拂起来。

母亲全身一阵紧张，她预感到，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了。

“怎么，老大娘走了吗？”

当娟子回到会场——长满各种一人多高的草木的山洼里，七八双担心询问的眼睛看着她，正在说话的姜永泉，代表在座的每个共产党员的心情，问了一句。

娟子朝大家笑笑，点点头，就在兰子旁边坐下来。兰子看样子比娟子还小些，长着一对机灵的灰色眼睛，两个圆脸腮老是红润润的，说起话来翻动着薄嘴唇，和喜鹊叫差不多。她抓住娟子的胳膊，急急地问：

“娟姐，你给大婶说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呢。”娟子又转向姜永泉说：

“我是想，先告诉她，她一定怕得不行，闹不好还坏事。我等天快黑了再对她说，她一准会答应我的。嗨，俺妈就是心软，我要求她什么，她都会答应的。”

姜永泉看着娟子充满自信的神气，也赞同地点点头。他说：

“秀娟这样打算也对，老人是容易受惊的。这老大娘是个好人，我想她会答应的。”

“是啊，一百个错不了！”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，很信服地说。那是七子。

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对姜永泉说：“老姜，这事就按原来的打算办吧，我们家和娟子妹家是掩蔽地。你再往下说别的吧！”

“好。”姜永泉的脸上变得严肃起来，口气加重地说：

“今夜这次暴动，是咱们党的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

战！前面我也告诉了大家，不光是我们村，而是周围几十个村子都一齐动手干。上级指示，趁日本鬼子还没扎下根，咱们要先下手，把政权夺过来，攥在咱们手里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！只要咱们划算好，到时候不要慌，别看几杆土枪，几个手榴弹，也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！

“同志们！咱们盼望多少日子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！是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啦！”

“同志们！咱们决不能失败，一定要战胜敌人才行！”

周围七八个人的心全都怦怦跳起来。人们那被晒黑的饱经风霜的脸上，显出严肃而紧张的神情。

德松瞪大那双青春的眼睛，里面闪烁着充满信心和勇敢的光芒，看着姜永泉的每一个动作。娟子和兰子膀挨膀紧靠在一起，激动得脸直发烧，鼻尖上浮着一层细小的汗珠。七子袒露出毛乎乎的坚实胸脯，用力地抽着烟，烟袋发出吱——吱——的响声。……

静默一会儿，德松叮咛大家道：

“老姜的话大伙都要记在心里头。回去后再抽时间检查一下武器，别到时打不响。”

“好，大家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姜永泉接上问道，“……没有了？好吧，就这样干！都要记住暗号，按分配的小组去行动。要保住秘密，外人谁也不能告诉。发生意外情况我告诉大家。秀娟，你回去好好劝劝妈妈，不行再想法子……”

“行，一定行。俺早寻思好啦！”娟子满有把握地回答。

娟子挑着一担谷走到场上，见母亲正在那里收拾割来的庄稼，因为天要下雨了。娟子抢上去帮忙，但被母亲制止了：

“快回家吃饭去，我自己行啦。什么时候了，不饥困吗？”

娟子瞅了母亲一会儿，笑笑，扭回身，走了。

秋雨前的冷风，一阵紧似一阵地刮来，横扫着落叶，戏弄着行人的衣服，令人感到寒栗，也有说不出的清凉。

母亲背着一捆干草，摇晃着往家走。

王官庄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，四周都是山。村上的房子顺着南山根一条沙河排下去，像一条蛇一样睡在山麓下。母亲的打谷场，在村东头，而家却在最西北角上，后面紧靠着山，再没人家了。

街上乱哄哄的，人们都在忙着收拾东西。光腚的小孩子，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，叫闹个不停。那三五成群的燕子，飞得很低，互相呼应着，赶着风头，常常突然俯冲下来，追逐捕捉那些毛虫。遍地一片嘈杂声。

母亲被草捆压弯了腰，只顾低着头，艰难地走着，耷拉下来的几缕散发挡住她的视线，她也无暇去理它。突然，一阵马蹄子响和铃铛声，惊得她忙抬起头。

一辆搭着席篷、围着花花绿绿带穗缨的篷布、两匹大骡子拉着的大车，旋风般地冲到母亲跟前。母亲吓了一跳，慌忙向旁边一闪，连人带草倒在地上。

大骡子受了惊，猛地停住，大车掀起，可怕地震动了一下。车上立时发出种种惊叫和怒骂。接着，跳下两个歪戴帽子提着枪的伪军，其中一个脸上有麻子的，照母亲腰上就是一枪把子，骂道：

“你这老东西，眼睛啦……”他正要再打，一见在附近做活的人都拥了上来，就骂着回到车上。

于是，一声鞭响，车轮滚动，向南拐去。

母亲受了这一惊吓，腰上挨了打，气恨得眼睛也看不清了。她被一个女人扶起来，直直地望着那向南驰去的大车，心想：“凶煞神！又是向王唯一家去的……”她看着车后扬起的一片尘土，尘埃里有一个女孩子，东捡捡这，西摸摸那，老跟在大车后面转。那是谁呀？噢，母亲终于看清楚了，她是兰子。

“秀子，不抱你妹在家里玩，待在这干么呀？”母亲对着在院门口逗着妹妹玩的二女儿说着，一面放下草，接过两手向她扑来的两岁的小女儿。

“妈，俺姐叫我在这看着点，不让外人进去。”秀子说着，机警地向外面巡视一眼。

“你兄弟呢？”

“去街上了。”

“快下雨啦，叫德刚回来吧。”母亲说着抱起孩子往里走。她被刚才的惊吓后的愤恨控制住，腰上还留着被枪托子捣后的疼痛，心里像有把草那样乱。她没注意到秀子开始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秀子愣住了。让不让母亲进去呢？姐姐吩咐不让外人进，有人来就咳嗽两声通知她，可是母亲是外人吗？显然，不是的。再看到母亲面带愁容显得很生气，她更不敢阻挡，也忘记了用暗号通知姐姐。母亲走进后，秀子就为难起来了。母亲叫她去找弟弟回家，不去吧，是母亲的吩咐，不好不听；去吧，万一有外人来呢？她真难住了。秀子瞪着对大眼睛，皱起短粗的鼻子，虽然她才十一岁，但是看她现在这副神气，就像个成人在考虑重大问题似的。想了一会儿，她忽然笑了，忙把门悄悄关上，上了锁——让别人以为家里没有人，然后，向街上撒开了腿。

娟子是这样集中心思摆弄着那支陈旧的已被她擦去红锈的猎枪，母亲走到身后她也没察觉，直到她拿起那鼓肚的像海蚌壳一样的药葫芦，向枪里装药的时候，妹妹婊子叫起来：“姐姐，姐姐！我要……”她才吃惊地抬起头，看到母亲的眼眶里，饱含着泪水，呼吸异常用力，全身在抽搐。娟子急忙迎上来：

“妈！你？是你呀！”

母亲全身像没有了筋骨，瘫痪地坐在锅灶台上，泪水顺着嘴唇